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古歡堂集

清田雯著

全

進步書局校印

竹園詩集

古  
竹  
園  
詩  
集

馬  
德  
祥  
印

清田雯著

古歡堂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古歡堂集提要

清田雯撰凡八卷雯記誦淵博詩文皆煅煉刻苦  
自成一家是集前四卷述詩家源流如數家珍擊  
壤篇之讀法更能發前人所未發後四卷則準今  
酌古考摭居多影響附會之談剽竊撝摭之習能  
一掃而空之黃葦白茅之中可以謂之翹楚矣

論詩

清 濟南田 雯綸霞著

讀卜商毛詩序知古今來文章之大莫善於詩

鼓吹曲辭謠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諸人後唯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劉後村之言當矣

學詩者言漢魏六朝四唐兩宋諸家何不真學三百篇二南含蓄無盡幽風景在目前衛風碩人秦風小戎東山零雨用意婉厚妙不容說今之作詩者皆可神明變化而學之它如鹿鳴鶴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秋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詈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迫巷伯鶉奔之惡惡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考槃之素志常棣蓼莪之大義皆可學也昔人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衛同聲亦合關雎是也

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異。而詩人宛轉之致。風人溫厚之辭。所謂情動於中。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者。則具於國風小雅。潛玩長吟。衆妙畢出。

或謂三百不可學。以四言故也。維以不永懷。誰謂雀無角。非五言乎。胡取禾三百廩兮。維昔之富。不如時。非七言乎。

桑中溱洧。紫陽以為淫風。即曰淫風。聖人亦不刪而存之。夫鳳凰和鳴。中於律呂。是謂希世之音。則葛覃卷耳。非乎。其它圓轉清誼。令聞之者。足以戒。雖欲不存。不可得也。

昔人論三百篇。蜉蝣鴉羽。不如駉虞鵲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閟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兔置之野人。采芣之婦女。同日而語。嗟乎。拘墟之見。未免如匡稚圭所軒渠矣。

選體可學乎。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敖。衣冠笑貌儼然似也。然不可謂真叔敖也。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東坡山谷。劍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不然。選體何易學也。

青蓮善用古樂府。昔人曾言之。如烏啼白門柳。三朝見黃中。又春風復無情。吹我夢。

魂散皆自古樂府來。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又如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語。世謂鮑照白紵辭。陰鏗柳色梨花語。白亦用之。杜甫云。俊逸鮑參軍。又云。重與細論文。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皆甫譏白。亦臆度之辭也。

詩中音釋字義。考訂最難。元人有云。邨子藉樞。博古者猶莫詰於瑯琊字。不題糕能詩者。或未稽乎餽餌。若龍斷本如字。而或切為丁貫。夏屋本食俎。而或用為巨室。至於麀璋。蟊螟。金根之類。莫能殫述。陶云。讀書不求甚解。杜云。讀書難字過。未可易言也。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於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使人所以鬼眼。頰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昔人評詩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又元虞集曰。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三日新婦。自比漢庭老吏。曼碩謂德機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

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車坡評書法云。永禪師體兼眾妙。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顏魯公雄秀特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格。乃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味。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皆得比喻之妙。

興觀羣怨。詩人之性情然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言學問陸璣之疏。稽含之狀。陶弘景。段成式。陸佃。羅頌。邢昺。諸人所撰著。皆從多識句來。今之學詩者。何讀爾雅未熟也。

滄溟云。詩自唐已後。不必立樂府名色。此論亦當。青蓮集中樂府。累累如貫珠矣。少陵則不作哀江頭。哀王孫。前後出塞。石壕吏。垂老別等篇。東阿筆塵云。樂府之變。其實皆古詩也。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闢新調。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鳥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讀文島皮陸詩文選卷之六  
少陵秋興八首。青蓮清平調三章。贈炙千古矣。余三十年來讀之。愈知其未易到。玉溪生詩中之聖。白樂天晚年極嗜之。云我死當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古人之樂善如此。

古來論詩者。子美戲為六絕句。義山漫成五章。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語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議論闡發。皆有妙理。

選詩有昭明選體。徐陵新詠。鍾嶸詩品。唐人選唐詩。迨夫半山老人。唐百家詩選。曾端伯選宋詩。元裕之選中州集。以及詩統正聲品彙。唐音紛紛四出。不一其義。

列朝詩集。其人係西涯門下。多懷袒護。乃於前後七子。空同。歷下。輩同貶之。又為海陵生之惡言。以詆歷下。不遺餘力。亦惑甚矣。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况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概皆窳。抵牾之。其殆啜狂泉而病呻吟也耶。

古歡堂集

雜著卷一終

清 濟南田 雯綸霞

論五言古詩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為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為喻也。他如班婕妤怨謔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謔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曹家父子。思王為冠。有正有變。駸駸乎大雅之遺焉。老瞞樂府。如苦寒行。諸作。膾炙人口。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登高必賦。被之管絃。無不入妙。然往往以漢末事。叙入別是一格。不洋洋清綺。舊謂去植千里。亦非篤論。王徐應劉輩。望路爭驅。可云盛矣。然公燕諸篇。一望黃茅白葦。此昔人所云蕭統簡緝。過冗而不精。劉勰叙論。闕畧而未詳也。直至黃初之味。嗣宋詠懷一出。清峻遙深。研微入奧。詩品謂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非好鍛者所可方駕矣。

晉世羣才。以綺情藻思。爭長競勝。然采緝於正始。力弱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

靡以自妍。視漢魏一變焉。茂先休變。二陸三張均稱作者。而氣體弱矣。獨太冲卓犖。騰蹕標能。擅美振衣千仞。罔濯足萬里流。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蓋臨菑自道其詩然也。景純雋上之才。安仁清矯之致。抗左稱雄。而越石又過之。謝尚袁宏各家。篇章無幾。至于子夜四時。繁文麗曲。其別調也。

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絕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來。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

宋代詩人。無出康樂之右者。自益壽導於前。而諸謝迭起。後先輝映。何其盛也。南史傳。謂顏謝齊名。其實顏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已與靈運優絀。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績滿眼。蓋於延年有微詞。而論詩之善可睹矣。若夫明遠挺拔名貴。俊偉光華。直與客兒並驅。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

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長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峯云。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服膺如此。

蕭郎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為首。江淹輔之。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庾肩吾劉孝綽。

次之下至陶弘景周捨諸家亦有片語足錄大約水部之作不費雕飾如庖丁解牛風成于騷然幽蛻弄晚花清池暎疎竹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是其詩之真境也文通罷宣城郡後夢景純索筆景陽索錦忽忽才盡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為尊豈亦有數然歟

陳朝孝穆之作如魚油龍窟列堦明霞輝耀丰茸文采溢目總持狎客可以樹幟爭雄子堅則遜謝矣

北魏劉昶才氣頗高惜篇什寡耳温子昇詩武帝衍稱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實非溢美

北齊顏之推絕佳蕭愨詩又在邢邵魏收之止

北周庾信史評其詩曰綺艷杜甫稱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王褒才思英拔不弱於庾

隋煬帝初屬文學庾子山體及見柳詈以後文體遂變氣格適邁一洗靡麗銅習揚處道詩亦一時傑作薛河東輩餘子碌碌矣

初唐陳伯玉感遇詩出自阮籍詠懷盡滌綺靡力追正始

謫仙五古直接阮陳之派而奇矯豪宕殆又過之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俾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厲貞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若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李者建安之盛思王為宗鄴下之末阮籍為最至於典午之朝左思郭璞劉琨稱鼎立馬淵明一出空前絕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由其詩高其人異也自是而後宋有謝靈運鮑照齊有謝朓梁有何遜江淹陳有徐陵江總以暨北魏劉昶北齊顏之推北周王褒庾信無不摩壘堂之雄壓當代譬如列國然諸公晉楚也他家邾莒曹鄆也又如畫然淵明秋山平遠煙樹寒林野水斜陽天光雲影條然於篇幅之外若鮑謝以下各家則著色點染取董巨神理而兼堅筌藻繪者矣總而論之大約高曾於蘇李根柢於漢魏神明於彭澤規摹於鮑謝何庾所謂正派其在茲乎迨乎初唐之陳子昂盛唐之李白王維孟浩然中唐之柳宗元韋應物亦復如是好學深思者溯源尋流當自得之

論七言古詩

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予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產。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墮其雋。燕歌開其靡也。漢魏而下。六朝亦多長篇。惟鮑照為最優。雖曰樂府。實具七言之長。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務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大旨可見。少陵曰。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各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別有寓意。

太白以縱橫之才。俯視一切。蜀道難等篇。長短句奇而又奇。可謂極才人之致。然亦惟青蓮自為之。他人不敢學。亦不能學也。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之詆太白。無乃太過耶。

子美為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秣之間。觀止矣。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李商隱韓碑一

首。媿杜陵韓。音聲節奏之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崖樂府。又變於白。

七言古詩。至唐末式微甚矣。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韓之派。而光大之。詩之幸也。

王臨川恢奇縱橫。可為歐陽後勁。蘇黃前茅矣。

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自言為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倒一世。

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躡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前哲虛懷。往往如是。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矧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轍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為西江詩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被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敵前人。亦一傑。



構。

全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頴薩都刺輩。亦有數家可採者。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以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柏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而非歌行大觀矣。大約作七古。與它體不同。以縱橫豪宕之氣。逞天矯馳驟之才。選材豪勁。命意沉遠。其發端必奇。其收處無盡。音節琅琅。可歌可聽。如老將用兵。漫山瀾谷。結率然之陣。中擊不斷。而壁壘一新。旌旗改色。乃稱無敵。

論五言律詩

齊梁儷句。即五言律祖。楊用修李于鱗已備言之。愚專取盛唐五家。似已槩五律之善。

老杜登峯造極。諸法俱備。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分明